



西莫娜依契捷著

布雪和她的妹妹們

布雪和她的妹妹們

西莫娜依契捷著

文 潔 若 譯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五七年・北京

Е. СИМОНАЙТИТЕ
БУШЕ И ЕЕ СЕСТРЫ

据 Eve Manning 英译 "Busè and Her Sisters"
(Soviet Literature, No. 6, 1955) 转译; 正文中插
图据英译本复制。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57号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*

书号 629 字数 213,000 开本 850×1163 耗 1/32 印张 $9\frac{1}{8}$ 插页 3

1957年2月北京第1版 1957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01—16000 册

定价(6) 0.93 元



Epimachis



第一部

1

米克沙斯·卡尔涅里斯住在別納加依村正当中，在十字路口旁边。他是个農民，家里有七十多摩尔格^①耕地、四摩尔格林地、一栋農舍、一座谷倉、一座馬厩、一群馬、兩头牛，这以外，还有不少零七八碎的財產。一有需要的时候，他就雇男女帮工。

米克沙斯·卡尔涅里斯虔誠地相信：太陽繞着地球轉，地球存在了五千年，藍色的天空上有上帝和他的全班天使，地底下有魔鬼和他手下的妖怪。他知道自从耶穌基督降生以來，石头就不再滋生繁衍了。他怀着同样的热忱相信德國人是世界上最聰明、最勇

^① 一摩尔格合四分之一公頃。

敢的人民。在他这一代，他們進行过几次战争，从前綫回來的士兵告訴他說，他們都打勝了。米克沙斯·卡尔涅里斯完全能理解他們为什么会打勝——是因為他們很虔誠，敬畏上帝。这以外，米克沙斯·卡尔涅里斯深信一个人要是生來是上等人，他就該当作一輩子的上等人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；一个人要是生來貧賤，他就該当去伺候他的主人，听主人的指使，即便那个人不是真正的上等人，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雇主，对他來說，反正都是一样。

米克沙斯·卡尔涅里斯拿定主意要結婚的时候，他就去找媒人；他畢竟不能違背古老的習俗，不經別人賢明的幫助和指点，就去替自己挑个老婆。什么样的老婆对米克沙斯·卡尔涅里斯合適，媒人一定知道得最清楚。臉蛋兒長得漂亮不漂亮倒沒关系，他要的是又能干又勤快、能够給庄稼人作个好老婆的女人。然后……然后他就能夠安安頓頓地过日子，不用再干繁重的活兒，不用再为地里的事操心了。

由德國通到克萊彼达^①的鐵路修成的时候，米克沙斯·卡尔涅里斯十分反对。火車太吵，跑得又太快，好像随时都会跳出鉄軌似的，而且它会驚了馬群。米克沙斯進城一共才四哩路，即便他非得進城去不可的时候，騎馬去也來得及。不过究竟有什么可忙的呢？謝天謝地，他非得進城去不可的时候倒是不多。要是誰生了病，沒有大夫他也知道該吃点什么。牙疼的話——喝一大杯伏特加。肚子疼——也喝同样的东西。一般說來，伏特加是医治身心百病的最好的葯。而且它还叫你睡个好覺。

米克沙斯·卡尔涅里斯最喜欢的莫如休息，逍遙自在地歇一下。事实上，他休息的时候比干活兒的时候多得多。古話說得好：

^① 也叫默麥尔，立陶宛的一个海港，在波罗的海边上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屬德國。

睡覺的人不犯罪。……至于干活兒——雇工們是管干么的呢？

卡尔涅里妮^①干活兒的时候比休息的时候多，可是她也認為干活兒是个負担。她干着干着活兒，甚至会打起盹兒來。如果主妇打起盹兒來，家里还能成个什么体統呢？

这就是別納加依村的農民米克沙斯·卡尔涅里斯的生活。

四个女兒按部就班地生了下來，四个漂亮的姑娘，一个賽一个。

头一个黑頭髮，黑眼睛。她剛一生下來就咧開嘴叫喊，黑間白日哭个不停。卡尔涅里妮不知道怎么办好。她在孩子周圍点上香，把奇花异卉放在她的枕头底下，叫老希姆庫瑋妮用一塊木炭蘸着水滿屋子洒，用火石打火，甚至把老凱萊季斯請來給娃娃念咒——可是都白費力气。

于是父母就赶快去給孩子領洗，因為他們怕孩子会哭死。她可不能沒个教名就死掉！可是剛一領完洗，孩子就不再叫喊了，好像是成心搗乱似的。

哦，布雪——这就是給她起的名字——不再黑間白日地叫喊了，可是她不久就另外找到办法來向她家里人表示：她將成为一个知道自己要什么、并且要什么就一定得拿到手的女人。要是給她的玉米粥不够甜，她干脆就啐出來。她一脚就会把被子踢到地板上去。她母親怕她脚冷，把被子牢牢地綁在搖籃的木栓上；可是沒等她轉過身去，娃娃不是把脚从被子底下伸出來，就是弄断了繩子，又把被子踢到地板上去了。

布雪覺得整夜睡覺無聊透啦，她醒得很早。等她确实知道所有的手指脚趾都完好無缺、仍然長在原来的地方以后，她就堅決地

^① 卡尔涅里斯的老婆。立陶宛女人都姓她們丈夫的姓，下面再加上陰性字尾（如卡尔涅里斯——卡尔涅里妮）。——英譯本注。

叫喊起來，不但把她母親吵醒，連她父親也給吵醒了。

“天哪，這孩子一會兒也不讓人安靜！她要什麼就得給她什麼，還得馬上給！”母親表面上氣惱地嘟囔着，其實話里還帶着得意的聲調。

“揍她一頓屁股！”這就是她丈夫常常以作父親的身分給她的主意，他因為半夜被吵醒，很生氣。

“傻瓜，”卡爾涅里妮罵他說。“這麼個娃娃能懂得什麼？”

“那麼就把她放到萊涅的屋里去吧，”（萊涅是女僕。）“叫萊涅給她唱催眠曲！”

結果正相反，布雪倒給女僕大唱起她自己的“催眠曲”來了——先給萊涅唱，然後給艾爾婕，後來又給舒萊，最後給米涅唱——唱得她們整夜都不能闔眼。

布雪到了十幾歲上，幾個妹妹也跟着長大了，整天到處可以听到她那發號施令的聲音。

“芭爾貝，洗碟子！瑪格婕，削土豆皮！特露婕，看鵝去！爸——你沒看到大車上的韃靼又快掉了嗎？馬上送到鐵匠那兒去！不成，別又睡覺去啦——你會一直睡到世界末日的喇叭吹起來的時候！媽——攪奶酪去！”

女僕給使喚得暈頭轉向的，砰地擲下水桶或是鍋就不干了。另外一個來接替她，直到她也給布雪那套沒完沒了的“別靠着牆站在那兒！有的是你干的活兒！拿一把鐵鍬下地去！”弄得忍無可忍為止。

後來，姑娘們長大了些，卡爾涅里斯家就不再雇女僕了，只留一個男工。布雪就整天釘着他，不讓他有一會兒的安閑。

“維留斯！”（或是“克利齊斯”，或是“約尼斯”——布雪當家以後，雇工們誰也干不長。）“維留斯，你會叫我們破產的！我們雇你

來不是叫你閑蕩的。你吃飯就得干活兒！你以為我們會白給你飯吃嗎？拿把斧子到森林里去，那兒有的是干木头，厨房里可連一塊劈柴也沒有啦！”

有时候她父親或母親壯起胆子來問道：“布雪，你自个兒怎么不做点事，光支使別人呢？”

可是她早准备好了回答。“这些人都非得用鞭子赶着不可，要不然他們就不干活兒，家里也永远不会有什麼体統。我不是女僕，我是主婦。你看見我閑過嗎？”

确实沒人看見過。她好像隨時在各个方面出現，這兒下一道命令，那兒罵一頓人。

当布雪还是个小姑娘、在村子里跑來跑去的时候，她常常在闊人家的田庄附近徘徊。她心里納悶：為什麼有些人發了財，而住在近处的人却過得跟叫化子一樣呢？這是怎麼回事呢？她那雙銳利的眼睛什么都注意到了，她側着耳朵來听着人家的一言半語，她那灵敏的頭腦學到了發家致富的簡單朴实的信條：你能抓到什麼，搜括什麼，就都弄到你自己的家里來，對誰也不要可憐——首先照顧你自己，其次照顧你自己，永遠照顧你自己。這就是布雪領會的處世之道。她唯一感到興趣的，她唯一關心的，就是她希望繼承的這座田庄。她想把它弄成一個人人見了都羨慕、佩服的田庄。

“总有一天我的田庄會跟希彼爾別里斯家的莊園一樣好。”她發誓說。

無論布雪走到哪兒，人們馬上就感覺得到。她只要一走到院子里，母雞就會咯咯叫着四處亂跑，只留下最勇敢的公雞在籬笆上氣沖沖地打鳴。狗就會溜到馬廄里去，一直等到布雪發完脾氣走開了才出來。

“咱們的布雪整天跑來跑去，老閑不住！”卡爾涅里妮嘆着氣

說。“她究竟像誰呢？我跟一般人一樣，是個懶散的女人。至於我丈夫！……哦，不錯，他是很客氣，在他掏個銅板給叫化子以前，都得先考慮上十遍。可是談到干活兒——他才不會把腰累彎，或是把腿跑斷了呢。他叫別人替他干活兒……不過說到這裡，布雪也是這樣……”

一年年地過去，卡爾涅里斯家的四個姑娘都長大了。可是幾個小的並不那麼吵吵嚷嚷，也不那麼到處跑，一般說來她們不大惹人注意。不過說到這裡，有布雪在，還有誰能惹人注意呢？

她們快成人的時候，人們發現芭爾貝又善良又溫柔——她常常陪着傷心的人哭，跟快樂的人一起笑；人們也看出瑪格婕是個勤快的干活兒能手，特露婕有一雙靈巧的手，一副好嗓子。

可是布雪咬定了芭爾貝是個小偽君子，說她就知道奉承人，想討那些有錢人的歡心，好讓他們送她禮物，並且她的嘴還很饒——這一點布雪可以證明。

“這一點你可開錯了，”她母親反對說。所有的女兒她都一樣疼，願意她們在各方面都值得稱贊。“芭爾貝老把自己的東西分給別人。”

“是呀——要是她不喜欢那樣東西的話！”布雪嚷道。“你等着瞧吧！……瑪格婕要是勤勤快快地干活兒，或者假裝着那麼干，那都是為了讓別人誇獎她。你難道看不出她多麼喜歡賣弄嗎？至於特露婕……喏，她還小哪，還不過是個毛丫頭。你簡直說不上她會長成什麼樣兒。她會綉花，會編織東西，可是那並不能說明她就是個好工人。……也許有一天她真會當上工人，給咱們大家丟臉。她干嘛老往教堂里跑？只是為了尖聲尖氣地叫喚給人聽。再說她還專跟街坊家的男女雇工一道廝混。哼！她們一個也不像我。她們都是一種——一種——”可是布雪說不出她們是一種什麼人。

随后，有一天，卡尔涅里斯因为干庄稼活儿干腻了，他又对哪个女儿也不了解，就做了个轻率的决定。

布雪从别人嘴里听说卡尔涅里斯打算卖掉他的田庄。他跟一个街坊说，真可惜他没个儿子；布雪是长女，什么都得落到她手里，可是她是个疯子，简直是个疯子！有这么一个主妇当家，他永远也别打算安安静静地睡个觉，而这是他顶盼望的。可是芭尔贝懒，成天游手好闲。玛格婕不是个干庄稼活儿的人，至于特露婕——她还小呢，他等不及她长大了。

可是大家传说，实际上卡尔涅里斯是欠下了一大堆债，他太爱喝酒了。

布雪一听说她父亲打算卖掉田庄，她脸上刷地一下变白了。难道她黑间白日拚命地操劳为的就是这个吗？为的是让别人来坐享其成吗？她父亲怎么敢对她耍这样的手段！大地好像正在从她脚底下滑走。

“爸——你干么要这样做？”她激动地问。

“因为我愿意！”她父亲回答说。一两杯酒鼓起了他的勇气。

“你当真不打算把田庄给我吗？”

“对啦。”

“可是为什么呢？告诉我为什么！”

“你脾气太坏，太喜欢支使别人替你流汗了。”

他的话说得这么大胆，使他清醒过来。可是他发现大地并没有在他脚下裂开，太阳也没有失掉光辉；只有布雪坐在他面前，红得跟甜菜头一样，她仍然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“谁？我吗？”她语不成声地问。

“对——就是你！可惜我没个儿子，要是我有……”

“爸！”她咄咄逼人地说。“仔细听我说——你要是对不起我，

你將來會當叫化子的。”

“有你一份兒的，你分到的跟你妹妹們一樣多。這有什麼對不起你的地方？”

“你給我的那份兒跟別人一樣多？別人跟我一樣干活兒來着嗎？你自己親口說的，芭爾貝什麼也不干，成天游手好閑，她在還沒脫掉短裙子的年齡上就開始東跑西顛地賣弄自己，巴結人。瑪格婕呢——她學針縫活兒有什麼用！一個庄稼人的姑娘學那個干什麼？就好像她連裁縫的工錢也付不起似的！至於特露婕——她不過是個毛丫頭……”

關於特露婕，她找不出什麼壞話可說。特露婕還是個小孩子，坐在家裡輕輕地一個人唱着歌，乖乖地削着土豆皮，只是在別人不注意的時候才偷空兒綉綉花。所以關於特露婕，布雪沒什麼可說的。她停了一會兒，然後又接着說：“好吧！分給她們大家一樣多，可是多給我五百。她們永遠不會當庄稼人，可是我會當的。我要給你和她們大家看看怎樣發家。”

“布雪，你不必那麼鬧脾氣。根據賣契，我有終生贍養權。你什麼時候想回來看我都可以來，愛住多久就住多久。”

“要是我們許你來的話，巴望來看我們的倒是你呢。多半誰也不會請你！”

一年年地過去，布雪·卡爾涅里凱^①早該結婚了，可是她仍然跟她的父母住在已經賣掉了的房子里，他們是根據賣契上的終生贍養權住在那裡的。布雪在等着一門好親事。可是不曉得是因為大家知道她父親把田庄賣掉了呢，還是更可能因為她的名聲太壞了，媒婆總難得到她這兒來。

① 照克萊波達的方言，在姓下面加“凱”字表示是沒有出嫁的女兒。——英譯本注。

布雪等了一年，等了兩年——還是沒人上門來。她的前額出現了一道道的皺紋，從鼻子到下巴的不祥的皺紋越來越深，她一肚子的怨艾。

碰到村里的一个媒婆，布雪咬着牙，竭力用开玩笑的口吻質問那个女人：“街坊，你哪天才把我嫁出去呢？”

媒婆不知道怎样回答好。她不便說：“如今誰还要你呀！”而且那样說也确实是不很聰明的。媒婆会得到一个叫她头髮都豎起來的回答。人人都曉得布雪·卡尔涅里凱。看誰敢当着她的面說她已經沒有田庄了！她父親現在住的地方已經不是他的產業啦又怎么样？……誰敢試試跟她爭辯一下！

2

这是春天赶集的时候，布雪一个人正往家里走着。……

她又难过又气愤，浑身激动得很。从早到晚，沒有一个男人跟她打过招呼——好像故意打击她。認得的也好，不認得的也好，他們一个个都从她身边走过去，好像看不見她，或者不想看見她似的。

可是芭尔貝呢？打一清早她就跟那家伙跑來跑去——他姓什么來着？好像是希尼庫契斯。他和他媽在村子尽头上有那么一个可憐的小田庄，离斯特拉加耐不远。一个破破爛爛的地方。

瑪格婕呢——布雪从眼角上瞧見她跟着什么个男人騎在轉木馬上，他那样子够邋里邋遢的了。

還有那个毛丫頭特露婕——連她也看馬戲去啦。布雪沒看見她是跟誰去的。是呀，剛剛不裹尿布，嘴上的乳臭還沒干呢，就跟小伙子們到处逛开了！早晚有一天她把小伙子們往家里帶的次數

要比她跟他們出去的次數還要多了。真是烏七八糟！

天還早哪，可是布雪氣沖沖地往家裏走，下定了決心要把一切經過統統告訴她父親。他應該好好教訓她們一頓。可是他自己又是个什麼樣子呢……

怎麼辦呀——她該怎麼辦呀？

布雪常常到教堂去——去得太勤了些，人們都說起閑話來啦。哦，不，布雪才不怕人說閑話呢，她不怕；儘管這樣，讓街坊們猜出她隱秘的願望總不是十分愉快的事。實情是：教堂是最容易交朋友的地方。可是布雪一個朋友也沒有交上。她差不多每個星期都到市場去，可是她也沒能找到一個男人配娶別納加依村的卡爾涅里斯的女兒。難道她真得……？二十八歲永遠不能再變成十八啦。她的行市並不是一天比一天漲，而是在落。也許鬧到最后她真得嫁給那個鰥夫，那個專說瞎話的塔莫休斯吧？可是瞧瞧他有多麼一大群孩子呀！嫁給他以後她還能替自己干活兒嗎？不能啦——她得替他前妻的那群孩子們干。一共九個！……

怎麼——這個人世間什麼都是七顛八倒的。

布雪正陷進這種陰暗的幻想的時候，皮克丘爾納趕上了她。他也是一個人往家裏走。

“你從集上離開得好早？”他平平淡淡地說，一點特別的含意也沒有，一面把便帽往下拉得蓋住了眼睛。

“對啦，我決定走啦。那兒什麼有趣兒的東西也沒有！”布雪也那麼回答着，言語之間沒什麼附帶的意思。

“小伙子沒趣兒嗎？”

“我才不到集上去找小伙子呢。我不是那種人。可是你呢——你走得也很早呀！”

布雪怕皮克丘爾納把她拉下，一個人走去，她竭力跟他走得一

般快。可是皮克丘尔納並沒有意思要跑开。

“我的想法跟你的一样，”他不慌不忙地回答說。“在集上物色到的媳妇長远不了。”

“当然啦，你說的完全对。”

他們一樁樁地談着，漸漸就談到真正重大的事情上去了。

“我是个种庄稼的，这一層你自己曉得，”皮克丘尔納說。

“是呀，我曉得，”布雪回答說，心里想：好一条庄稼漢！連最便宜的帮工都雇不起。可是她繼續大声說：“你也曉得我——我父親就是別納加依村的卡尔涅里斯，他們管他叫‘大卡尔涅里斯’，因为他个子高。自然如今他腰有点兒弯，可是他們說他以前滿漂亮呢。……別納加依村有好几个姓卡尔涅里斯的，所以人家管我父親叫‘大卡尔涅里斯’，好把他跟別人区别开。人家說有一个姓卡尔涅里斯的是我們的親戚，这事我可一点兒也不曉得。他們都是窮光蛋。可是那个人——丹盖拉斯的兒子，你認得的——他想討我作老婆。想想看！他有个什么样的田庄呀？嫁到那么个地方去可丢人哩。不管怎么說，你要是想过日子，脚底下总得有塊地呀！”

皮克丘尔納認識布雪，也認識她的父親，他撇开枝節問題，开始滿口誇獎起自己來了。

“我过得很好。家里缺些什么，我自己都会做。大車轆轤我自己修理，用不着去找車匠。前些日子我自己把房子粉刷了，把牆塗成藍顏色，地板是褐色的。我想做什么事的时候，不必去找粉刷匠或是別的人——他們个个都是强盜。”

布雪点点头，神气十足地咳嗽了一声，把头巾拉拉直。

“房頂漏了，雨水淋着母雞啦，”他繼續說下去，“我想，哎呀，要是去找修房頂的人，得花不少錢。所以我就自己鋪上稻草了。也許沒有凱里斯鋪的整齊，可是我一个錢也沒花呀。再說，它也不漏

了。”

“是啊，簡直沒有一件事你不会做！”布雪夸奖說，同时心里想着：我要是当了你的老婆，我就不会讓你在房頂上爬來爬去，給我丟臉。

“也許是的，”皮克丘尔納說，“不管怎么說，親自動手，做得总牢靠些。”

“說得真对！現在你就缺个好老婆啦，”布雪說，她再也忍不住了。“你既然种自己的地，干么要像个雇工那样干活兒呢？雇个帮工用不着花多少錢，这年头有的是人，給个半飽就肯來。”

皮克丘尔納搭拉下臉來了，布雪留意到这点，赶快改了口鋒說：

“可是不管怎么說，我喜欢那种不怕干活兒的男人。只有自己懂得怎样干活兒的庄稼人，才能監督別人把活兒干好。”

“新近我的馬腿癱了，”皮克丘尔納接着說，心情豁亮些了。

“我把它帶到克萊彼达去，跟一个吉卜賽人的一匹交換了。他那匹一只眼睛瞎了，可是不癱。我要是試着把我那匹賣掉的話，一匹癱馬能值几个錢呀？要是我想另買一匹，不管它是个什么样子，我也得出大价錢。我打算好好照顧新換來的这匹，把它喂得肥肥的，我就又有三匹好馬了。”

对他說的每一句話，布雪·卡尔涅里凱都連連点着头。可是她肚子里發着誓說：她永远也不会去赶一匹吉卜賽人的馬，而且还是一只眼的！

“我家里一头牛的奶干了。我把它喂肥，賣給肉販子，又買進一头怀着崽子的。它說不定哪天就要下牛犢子啦——上星期就該下的。……也許今天会下。我的老娘在家里等着哪。”

“你看吧，世界上我什么都有啦，”約庫巴斯·皮克丘尔納嘆了口氣，然后好像作出結論說：“就是缺个老婆。”

“瞧，我喜欢的就是这种男人，”布雪說，裝作沒聽見最后那句，虽然那句话在她心里引起了很大的希望。“我不能容忍連砍根樁子來搭籬笆也不会的那种男人，更不用說別的啦。……”

“对呀，那种人没什么用。……”

皮克丘尔納听了布雪的称赞，受寵若驚了。他把手伸到衣袋里，那兒还有一撮嚼着吃的烟叶子，可是又变了主意，抽出一条手絹來，擤了擤鼻子，把鼻子擦得干干净净的。也許布雪不喜欢男人嚼烟叶子吧？他怎么能說定呢？話說回來，要是他認真地想娶她的話……

他从眼角瞟了一眼。

他想：她倒可以作个不坏的老婆。長得也过得去。卡尔涅里斯家的人全都長得漂亮。只是大家都說这个布雪的脾气暴躁得像魔鬼，專喜欢支使別人。可是用不了多久我就可以把她管住的。……

“我有好多地，”皮克丘尔納忽然記起他還沒提到过这一層。“自然，你曉得別納加依的地是个什么样子。只能放牲口。要是好好耕一耕的話，自然也是一筆不小的進項。可是怎么去耕呢？就得去雇帮工，上肥料——像他們大庄園上干的一样。这一切都得花錢。你認得別納吉斯吧——他种的是同样的田，耨的是同样的地，可是他的田庄有多么不同呀！”

“啊，你記得那句老話嗎，約庫巴斯——‘死了媳妇添了牝馬。’別納吉斯現在的老婆是第三个了。——你曉得她給他帶來了多少錢嗎？”

“是呀，当然，”皮克丘尔納表示着同意。“照那么說來，我也可以娶个老婆，——周圍的姑娘們多得很，可就是沒有合意的。有錢的不是癩腿就是斜眼。我不要那樣的老婆。沒錢的呢……”